



杏花儿

李汉平

杏 花 儿

李 汉 平 著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沈阳

责任编辑 佟乃林

封面插图 韩之武

杏 花 儿

Xinghuar

李汉平 著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4}·印张4^{1/4}·字数: 63,000

1984年2月第1版 1984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4,500

统一书号: 10289·32 定价: 0.35元

内 容 提 要

苦命的杏花儿，出生后就死了娘，失去人间的母爱。偏僻山乡，迷信无知的乡亲，说她命硬，妨死了娘，又妨死了她拜认的“柳树妈妈”和“马莲妈妈”，是个“妨人精”。愚昧的爹也把她看成是家中的“灾星”。

杏花儿有颗美好的心灵。她不屈服于“苦命”，她要读书，要学文化，要做一个“能让别人幸福，自己才最幸福”的人。

杏花儿在美好愿望的追求中，以不懈的努力，使光明不断驱散阴暗，她从山村小学的“小老师”、小伙伴那里，得到了师爱、友爱和集体的爱，弥补了失去母爱的缺憾。她以善良的心地、行动，感化了对她曾百般虐待的后娘，将真、善、美的情操传播人间。

目 录

第一章	苦杏花一心要念书	1
第二章	为杏花虎儿遭毒打	12
第三章	小老师暖语润心田	19
第四章	听童话憧憬丑小鸭	29
第五章	后娘来杏花受为难	38
第六章	好同桌无私相互助	44
第七章	虎儿病恶言又四起	55
第八章	后娘逼杏花遭失学	62
第九章	赠地图杏花寄深情	71
第十章	频寄信杏花怀师友	79
第十一章	披彩衫疾步回故乡	88
第十二章	杏花归师生皆欢喜	99
第十三章	后娘狠杏花遭冤枉	109
第十四章	小老师春雨育春苗	116
第十五章	动怜情杏花感后母	124
尾 声		130

第一章 苦杏花一心要念书

杏花儿是个苦命的孩子。刚一生下来，娘就死了。

村里的婶婶大娘们都叫她酸杏子，苦杏子，说她命硬。邻居杨二婶说，这样的孩子不好养活，让她再拜个妈。

拜谁呢？妨死了娘的孩子，谁都有些嫌她。干脆，就拜村口池塘边的那棵老柳树吧。

爹带着她，提着一篮盖上红布的馍馍，还有一壶老酒，来到老柳树下。

杏花照着爹的吩咐，面朝那老柳树跪下，磕了三个响头，叫了一声：“妈！”

唉，苦命的孩子！自打生下来，就没见过妈。一长长到五、六岁了，别人都妈长妈短的，病了有人疼，闹了有人哄。可是她呢，可怜见儿的，没病过，没闹过，也不知道倒在妈妈怀里是个啥滋味儿。如今，她有妈妈了，心里真高兴。尽管妈妈是

一棵老柳树，不会说，不会笑，不会象别的妈妈招呼孩子一样地招呼她，可是她仍感到，妈妈那么好，那么亲切。它正用一种微带苦味儿的清香包裹着她，它正用那一丝丝一缕缕鹅黄浅绿的枝条抚摸着她。抚得她痒痒酥酥，怪舒服的。她心里想，那些妈妈们抚摸孩子，孩子们也准是这个滋味吧。她感到有了安慰，心里悄悄地说：“回去得告诉二菊、小梅，俺也有个妈妈了！一个多么好的妈妈呀！”

从那以后，她经常到老柳树下去玩儿。当没人儿的时候，她会扯着老柳树的枝条，轻轻地叫一声：“妈妈！”风一吹，老柳树的枝条儿发出“沙沙”的响声，它准是挺高兴，准是在笑呢。杏花儿也挺高兴，也笑了。她从柳树妈妈的抚慰中感到了温暖，感到了爱。她那苍白的小圆脸儿上渐渐地有了笑影儿了。可是偏偏，这一年的夏天，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那棵慈祥的柳树妈妈被一个大雷殛死了。

早晨，当杏花儿象往常一样，跑到老柳树身边去，准备喊它一声“妈妈”的时候，她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满地是残枝败叶，半截被烧焦了的树干裂了缝，象一具黑色的骷髅，立在那里，那些翠绿翠绿的、闪着柔光的树叶呢？那些摇来摆去的、翩舞的枝条呢？那微带苦味儿的、淡淡的清香呢？没

有了，全都没有了。

杏花儿“哇”地一声哭起来，扑过去，搂住了那漆黑的树干。“妈妈！”“妈妈！”她叫着。可是柳树妈妈再也不会用“沙沙”响的轻歌儿来回答她了，再也不会用柔细的枝条儿来抚摸她了。唉，苦命的杏花儿呵！

隔壁的杨二婶，说让她再拜个妈。这一次，她拜了荒野地里的一丛马莲。谁知隔不多久，马莲也死了。

杏花儿对马莲妈妈感情不深，倒也没觉得什么。可是从此以后，村里的大人孩子一看见她，就象遇见灾星一样地躲着。生怕沾染上她的晦气。

杏花儿奇怪了，从前的小伙伴儿不跟她一块儿跳猴筋儿了，不跟她一块儿踢口袋了。她挺纳闷儿，说不清是怎么回事儿。老人们说，她长得薄，苦相。啥叫薄呢？啥叫苦相呢？她不明白。

回家照照镜子。镜子里出现一个水灵灵儿的小姑娘。一张脸象三月的杏花瓣儿，粉嫩粉嫩的。一双眼睛象八月的山葡萄，黑晶晶的，逗人喜爱。嘴唇薄薄的，下颏尖尖的。一件有些脏了的花布衫裹在她身上，也显得俏。

时间过得飞儿飞儿快。一转眼她十一岁了，象一朵含苞的小花骨朵儿。可就是胆子小，见了人溜

儿溜儿的，特别是见了那整天吊着脸的爹，她更象一只避猫鼠儿。

爹不喜欢她，老是骂她“灾星”。一来是因为她是一个小丫头儿，不是一个大小子。二来因为她妨死了妈。爹不爱多说话，常常一个人蹲在炕沿上，就着一碟儿炒黄豆，“闷哧闷哧”喝闷酒。喝够了酒就躺在炕上打呼噜。打够了呼噜就骂杏花儿。天天这样，杏花儿也惯了。

这几天，杏花儿的一张小脸儿冷落落的，更加闷闷不乐了。一双淡淡的眉毛老是皱着，果真有那么几分苦相。

“七月南风大麦黄”。眼瞅着邻居家般大般的孩子，还有比她小两三岁的孩子，一个个都上了学。二菊啦，小梅啦，一个个挺神气地背上了她们的娘给缝制的小花书包儿，手儿牵着手儿，蹦蹦跳地上学去了。杏花儿看着，真眼热呵。她长这么大，二菊穿件新衣，小梅换双新鞋，她都没眼热过。这一回怎么了哩？上学好，上学多好哇！上学可以认字儿，可以念书，还会做操，唱歌儿。排着队，打着鼓，上街去，多神气呀！她眼馋，馋得直吧嗒嘴儿。可是瞅瞅那冷脸子的爹，实在不敢跟他说，自己要上学。每天早晨，瞅着人家背书包儿走了，她心里空落落的，总象丢了点儿什么。有一



天，她实在忍不住，就跟在二菊、小梅后面到学校去了。

学校真好，有绿草地的大院子，叫什么来着？——噢，操场。有宽敞明亮的大教室。嗬，在教室里坐着的，净是她的小伙伴儿呵。二菊、小梅、大虎儿、二胖儿……。一个梳辫子的小老师拿着一根尺棍儿，指着黑板上的字领着大伙儿念：“中国。”

“中——国——”学生们拖着长声儿跟着念。

“祖国！”

“祖——国——”声音那么响亮那么齐。

杏花儿趴在窗台上，眼巴巴地往里面看，她的小鼻子在窗玻璃上压得扁平。

二菊一回头儿看见了她，连忙捅捅同桌的小梅，低声地说：“看，杏花儿来了，杏花儿！”

别的同学也都朝窗子这边儿扭过头来。大家都用各样的目光看着她。

二菊不由自主地挺了挺小胸脯，那神情仿佛在说：“我是小学生了，你不是。”

小梅挺可怜她，真希望她能和她们一块儿听听课呀。

大虎的书桌儿靠窗户。他筋筋鼻子，对杏花做个鬼脸儿，嘻开嘴，露出了一排整齐的小白牙。

杏花看着他，也笑了。

大虎家和杏花儿家是近邻。这大虎儿，对杏花特别好，象个亲哥哥似地护着她。要是有谁欺负了她，大虎儿可不客气。从腰里掏出他的“武器”——弹弓，再从衣兜里掏出一个黄泥巴弹丸儿，专敲那人的脑瓜壳子。这一阵，有大虎护着，没人敢欺负杏花儿了。

大虎儿真盼着杏花儿也来念书，盼着他俩坐一张桌儿，一块儿写字儿，一块儿画画儿。可她怎么也没来成。她那个冤头冤脑的爹不肯给她交学费。有两个钱儿都让他送到酒瓶子里去了。不知为什么，大虎儿很恨杏花儿的爹，总想抽冷子朝他那干巴瘦脑壳儿上也来一弹弓，替杏花儿出出气。

村子里不少人劝大虎儿，不要跟杏花儿玩。说她身上有瘟气。可大虎儿一点儿也不在乎。打柴、拾谷、采蘑菇丁儿、抓鸟儿，走到哪儿都带着她。

有一回，他对杏花儿说：“杏儿，等长大了，咱俩好吧。”

“不，俺妨人！”

“俺不怕！”

从那以后，杏花象有个主心骨儿了。她常常盼着看见那张黑黑的圆脸儿，那双有神采的大眼睛。一看见那双眼睛，她就变得快乐了。就会觉得这世界，这么明亮，这么温暖，这么美好。因为这里面

有一个善良的大虎儿哥。她每回采野葡萄，都要挑粒儿最大的，留给大虎儿几嘟噜。大虎上树掏鸟蛋，烧熟了，总要给杏花儿留几个。

这会儿，大虎儿正把手伸进桌膛里，鼓捣一会儿，象变戏法儿似地变出几只带花斑的鸟蛋，隔着那扇没有玻璃的窗户递给杏花儿，低声地说：“喏，吃吧，今早煮的，嘎香啦！”

杏花儿推开他那结了一层皱的小黑手儿，说：“俺不要。”说着眼圈儿里涌出一层泪花儿，好看的小鼻子忍不住抽嗒了几下。

“嘘！别哭，别哭！不要这你要啥？”大虎儿问。

“俺要念书！俺要念书！”小杏花儿忍不住说。

隔着窗户，学生们听见了，小老师听见了。小老师走出来，拉着她的手说：“杏花儿，要念书就来念吧。大虎那儿有个空座儿。”

“那——学费呢？”杏花迟疑着。

“我们都晓得你家的情况，不收你的学费。”小老师柔声地说。那声音象悦耳的山泉水，流进杏花儿的心里，清清的，甜甜的。

“老师！”杏花儿弯下腰，给老师深深地鞠了一躬。泪水从眼眶里溢出来，顺势掉到地砖上，被

那桔红色的地砖一会儿就给吸干了。

小老师把手搭在杏花儿的脖子上，把她送到大虎那座儿，点点大虎的脑门儿说：“不许欺负她。”

大虎儿“嘿嘿”一乐，露出那一口整齐的小白牙。

小老师安顿好了杏花儿，又回到讲台上讲课去了。杏花儿象一只饿急了的鸟儿，抓住点儿吃的就不松口了。她坐在那里，伸长着脖子，半张着嘴，认真地听。恨不得把老师的话都吞进肚子里去。

大虎儿对杏花儿真够慷慨的。他把自己唯一的一支花铅笔“嘎叭”一声从当中撅折了。一半儿送给杏花儿，剩下的一半儿用小刀削了削，留给自己。又从书兜里找出一个本子，用橡皮擦去自己的名字，舔了舔铅笔尖，端端正正地写上三个字：杨杏花。

杏花红着脸，接过那笔和本。她不会说“谢谢”，只是哧哧地笑。

该写生字了。杏花趴在桌上，认真地写，一张小脸儿累得红红的。一笔一划都写得那么工整。这一天，杏花儿格外地高兴。她也是一个小学生了。她也会写字了。她蹦蹦跳跳地回家去，连走路都哼着歌儿。

大虎儿和她一块儿走，一边走一边跟她一块儿幻想着。

“没有学费不要紧，咱们能打猪草卖钱。还能钓鱼、采蘑菇、采黄花儿菜。咱们挣了钱，一个儿都不花，都装到那个‘苹果’储钱罐儿里，到交学费的时候，‘砰’地一打碎，满地都是钢镚儿，‘哗啦啦’地响。咱俩就数呵数呵，你猜有多少？”大虎儿说到这里忽然不说了，神秘地笑着，问杏花儿。

“多少呢？”杏花儿可猜不出来，就反问道。

“不多不少，正好是五元一。”

“五元一交学费吗？”

“不，学费要五元。那一角钱，咱俩，一人买一串糖葫芦儿。”大虎儿说。

杏花眯起眼睛，微微地笑了。粉嫩嫩的脸蛋上透出两个隐隐约约的酒窝儿。

为了庆祝杏花儿上学，虎子带着杏花儿一块儿到大草甸子里去玩儿了一后晌。

大草甸子可真美，到处都是绿莹莹的。草在阳光的映照下泛着淡黄色的光。草丛中夹杂着各式各样的小野花。花不大，但多得数不清。颜色绚丽，粉红的，淡黄的，姹紫的，雪白的，各式各样的小野花，远远看去，就象一片彩色的斑点，在编织着草原深处瑰丽的梦。

大虎儿今天没有上树去掏鸟蛋，也没有下河捉鱼摸虾。他东跑跑，西跳跳，一会儿工夫就采来一大抱各式各样的小野花。他的手可真怪灵巧的，编巴编巴，就编出一顶美丽的花冠。他把花冠递给杏花说：“杏花儿，你不是稀罕花吗？戴上这个吧，全是花儿。”

杏花没说什么，接过花冠戴上了。那顶五颜六色的花冠戴在她头上，竟象珍珠王冠一般。整齐的刘海儿下，一双水灵灵的眼睛让花儿衬得更明亮了，一张粉扑扑的脸让花儿映得更加娇美了。

大虎看着杏花儿，不知为什么，心里高兴极了。他想唱个歌儿，他想蹦个高儿。

偏巧，大虎的妈在远处打猪草，看见了他们俩。大虎妈不乐意了，大声地吆喝着：“大虎，回来！”

大虎儿冲她吐吐舌头，笑了：“不么！俺还有事儿哩！”一眨巴眼的工夫他就跑没影儿了。风儿里，隐隐约约地听见他的笑声……

第二章 为杏花虎儿遭毒打

晚上，大虎儿回了家。一进门，就发现气氛不对。娘的脸色很阴沉，眼皮儿撂着，嘴唇儿绷得紧紧的。爹的眼珠子通红，好象又要发脾气。他溜儿溜儿地走出堂屋，想到灶间去找点儿吃的。在大草甸子里跑了一后晌，饿了。

只听爹瓮声瓮气地吼道：“过来！”

大虎儿溜儿溜儿地走到爹跟前。

“上哪儿野去了？”爹说着，上去就是一撇子，正好搊在大虎儿的脖子上，好疼！

“俺，俺，俺跟杏花，去采花……”虎儿不住地眨巴着眼睛，一边揉着脖子一边说。

“不是说过了吗！不许你跟杏花玩儿！说过了多少次了！嗯？”爹的额上青筋直暴。

“爹，杏花怪可怜的。”虎儿说。这会儿，他又想起杏花那颦蹙的双眉，那含泪的眼睛。

“她可不可怜，关你啥事？”爹的眼珠子又瞪